



文：香港文匯報 黃：黃聲遠

Why 宜蘭？

文：最初從耶魯畢業，為何選擇回到台灣？

黃：我是台北長大的小孩，多少都有一點天龍國的感覺，當時我很好的朋友就是那種在田裡面長大的，和我們這種台北中心的在城市長大、過度教育競爭型的小孩完全不同。我在東海碰到他的時候，感覺人生可以不是這樣。

一開始回到台灣還沒想到要去宜蘭，我只知道我當然不會呆在美國，還是在自己家鄉比較自由比較有選擇的機會。還有我想我自己都不要這樣活，那我的小孩當然也不要這樣活，所以我現在兩個女兒很輕鬆，每天很快樂也不用補習成績照樣很好，她們都對自己有想法，差不多match到我原來的想像。

文：為什麼會選擇宜蘭？

黃：也說不定不是，可是人生就是沒辦法重來，很多人也講說如果你不在宜蘭，大概也活不到今天，因為宜蘭被兩座山封閉，它離台北近，也有一個反抗的傳統。

但我想還是有幾個機緣吧。我從美國回來先在台北教書，然後我爸媽就剛好移民，也就是說在台灣只剩下我一個人，當然有些親戚在台北啦，但就是沒有那麼常來往，當時我一個朋友在宜蘭，冬山河親水公園剛弄起來，我覺得說台灣竟然也可以做到這個品質。

有一次開會他們找我這種剛回台灣的年輕學者去參加，因為小孩子什麼都不怕就亂講話，所以當時的遊錫堃縣長，覺得我這個傢伙還蠻有趣的，想說這是誰呀——我是會後看到他在寫字才知道。他覺得我這個年輕人挺有意思的，這算是有點公家的淵源。

私人領域既然我的朋友同學在那邊，他們後來碰到困難，所以我順勢也就開始幫忙地做一個小小的project。因為我在台北也沒必要，爸爸媽媽也不在了，我去哪裡都一樣，正好有個最好的朋友，當然就去了。去了之後好山好水就呆下來了，原來不會游泳也學會了，宜蘭的水這麼好，山也漂亮。它的生活形態有點像在美國，一天到晚沒事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健康，一步一步從一個人找到多一個學生再多一個，一個兩個三個四個，「田中央」就慢慢長出來。

建築本非夢想

文：「田中央」的成立，經過了深思熟慮的計劃嗎？

黃：更像是個意外，因為大多數事情都不是計劃中的，

好的建築需要融於未來



文：建築不是您的夢想嗎？

黃：我不知道，我根本不懂夢想是什麼意思，其實通常你自己有興趣的事情跟能力有關。我的空間能力比較好。我其實並沒有一定要做什麼事情。陳文茜她在廣播裡有說我像一個白開水，可以把什麼都絞進來，絞完之後還可以把別人也變成白開水，她講的我覺得還蠻準確的，其實我並沒有覺得自己一定要做什麼事。我自己的人生都是跟著朋友走的。

文：您選擇建築作為專業是因為自己在这方面有能力？

黃：我成績一直都很好，可是一個乖乖的小孩，爸爸媽媽是老師，很幸福那種乖乖學生，然後也沒有政治意識，很傻，後來我在高中時有個同學想建建築，我就發現其他人很輕鬆就可以把書念得很好，

碰到了誰心情是開放的，就去做。到目前為止「田中央」做的所有項目都是非計劃的，譬如有人跟你講他在橋樑上遇到的困境，或者有人說在做垃圾掩埋場，他們本來想要這麼做，可是後來覺得我有更好方法，我們是開放架構，所以碰到什麼就弄什麼……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蠻空白的，但只要跟朋友好好相處——通常我對人有感情時，他喜歡的事就變成我喜歡的事。但我不是那種充滿夢想的文青類型。

可是我要很努力。我發現說他講的那個建築和我以前有興趣的事情是有關的，所以我後來就去考，他沒考上我卻考上，確實就變得很輕鬆，因為建築要知道的政治經濟宗教哲學地理人類學我都喜歡。剛好我念得輕輕鬆鬆，根本不用念就可以狀態很好，大家都覺得我之後就會回東海大學當系主任，覺得我是個很好的學者等等，但萬萬沒想到當時台灣的狀況是：你隱隱約約覺得你認識的世界是有問題的，因為我們政府一直在騙我們，你一直覺得有問題，大家一股腦先出外再說，出去搞了半天可能外地混得很好，但是混得很好還是沒解決問題啊。所以才回台北。

我是跑到宜蘭才真的開竅。因為那個地方很特別，我才開始發現原來法律是談出來的，我才知道為什麼以前覺得怪怪的，原來小時候被教導有些事情必須要遵守。可你不曉得為什麼要遵守那些不對的事情？

到了宜蘭之後，我認識到真實的重要性——要解開我這些結，回到真實是什麼的問題上。練習自己去找真實，一旦啟動這個之後，後面我們就可以進步。

文：所以對您來說，「田中央」也是一個跟很多朋友一起做事的平台？

黃：是。

文：有評論說您是建築界的人類學家。您本身會很看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嗎？

黃：我就是一個乖乖小孩，連叛逆的條件都沒有。我爸媽是外省人，而我對很多我們台灣很多真正的地方懵懂無知，所以對我來講那一切都要學習，因為你欠缺，很在意這些事情。自己身份上有像原罪的一種狀態，所以對事情平等會特別在意。

自由可以選擇，但平等博愛要靠努力。後來就透過建築來實現，建築可以當成很大的背景框架——如果我們的每個動作都讓人覺得事情不是你以前想的那樣，光是這樣就很有解放的效果。

誠實和勇敢面對環境的態度

文：您怎樣讓人們感覺到建築和平常人的生活有關？

黃：至少我們不會故意塑造那個壁壘，我們都是拿髒髒的模型，儘量讓用的人可以看，也做得很大，儘量讓人看得懂，然後不斷改來改去。我覺得建築儘量不要去製造那個壁壘吧，我們的專業框架裡面有些壁壘，都把它拿掉，再多一點想像。

像我們做都市工程，清理水溝、把馬路上的東西再挖起來，這些東西對很多人來講都嚇一跳，其實重點是表達的方法——他不是沒有那個經驗啊，他小時候看到這邊有柳樹有河灘，記憶很深刻，可是如果一直說把它挖出來，現在一定做不成，我們的方式是去旁邊借地做這件事情，將心比心讓他了解。

其實還好，我覺得我們好像很自然把建築融於未來，而不是融於過去或者現在。建築是要對十年二十年後有個想像，去鋪陳好。

文：您的很多案子都善於發現問題、解決問題，這也是您的興趣嗎？

黃：團隊中每個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們的問題也會變成我的問題，他們分別有不同的心結，我會支持他們去做。我最欣慰的是我們這個團隊對世界的態度不是抱怨，而是覺得每件事情都得插上手。人家真心誠意跟你講，我們就有點像小小土地公，每個人都把他的問題跟我們講，我們不一定能解決，但很可能順便解決掉。

這個經驗多了之後，每個同事都覺得自己是有貢獻的——不是做別人眼中的好的建築師，而是他日常生活接觸到的每一件事都有所貢獻。那些事情也許不大，但解決小的問題會逐漸建立起來一種看事情的自信。

只要誠實和勇敢面對環境的態度有影響到人，那其他的像是這個房子它以後怎樣，我覺得都還好。可是通常我們做出來的事情是融於未來的意思，是說這個房子建起來，也影響到它周圍的環境、周圍的人。

「花兒王子」馬成：讓新疆花兒代代傳唱

在祖國大西北甘肅、青海、寧夏、新疆四省區的回、漢、土、藏、東鄉、保安、撒拉、裕固8個民族中，流傳着一類以當地漢語方言演唱、曲令達百餘種的古老民歌，從明清時期傳唱至今數百年，生動地詮釋着西北民族生活的酸甜苦辣。這就是有着「西北之魂」、「西北百科全書」之稱的「花兒」（亦稱「野曲」、「少年」）。

作為新疆乃至西北地區「70後」花兒歌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，生活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二六工鎮的馬成，幾十年來把「花兒」傳遍了大漠戈壁、庭院牧場，用心血汗水澆灌了「新疆花兒」的輝煌……

馬成現在是昌吉市二六工鎮的一名「文化專幹」。記者見到這位著名的「花兒王子」時，他正穿着一身傳統的回回民族服飾，為「60周年·走進新疆」的中外媒體記者傾情演唱「花兒」。

傾情花兒 歷經坎坷

1976年7月，馬成出生在有「花兒的故鄉」之稱的



馬成為中外媒體60周年走進新疆採訪團唱「新疆花兒」王辛鵬攝

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縣。這是一個漢、回、藏、土等民族雜居，山大溝深的國家級貧困縣。儘管「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」，但這裡民風淳樸，是典型的花兒流傳地區。每當春暖花開、或逢盛會、或有閒暇，便有一曲曲花兒迴盪在大山深處、田間地頭。

馬成的童年便是在「花兒」聲中度過的。家境的貧寒使他過早地離開了校園，但他對「花兒」的癡迷卻是與日俱增，甚至到了家人都無法容忍的地步，打他、罵他，他就跑到大山深處去一邊放羊一邊唱。

為了生活，年長一些的馬成在民和老鴉峽、侏侏阿爾金山、西藏九扎溝等地跟隨別人挖過三年的金子，小小年紀承受着本該不是他那個年齡所能承受的繁重勞動。一路上的艱辛，對家鄉的眷戀和對家人的思念，體力的透支，使他以「花兒」發洩心中的苦和愁。特別是在西藏九扎溝挖金子時，路過改則河，一行15人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，把麵粉、柴草、帳篷等用肩扛在齊腰深的河中運過去，水面的浮冰劃破了肚皮，他忍着疼痛，滿眼含着淚水，唱起了《沙娃淚》，領頭的老闆和大家聽着他的「花兒」，紛紛流下了傷心的眼淚……

遠走伊犁 紮根新疆

在國家移民扶貧開發政策的推動下，馬成來到祖國西陲的伊犁河畔謀生。由於擅長唱當地人喜歡的花兒，馬成很快被當地人所接受並得到了當地戶口，成為一名新疆人。

在伊犁這個第二故鄉，馬成起早貪黑地在建築工地上打工。生活的重壓並沒有使他改變對花兒的鍾情，

他把打工掙來的血汗錢一半留給家用，一半自己帶上，多次到青海、甘肅拜訪朱仲祿、馬俊、蘇平等老一輩花兒藝術家，同時也得到了新疆「花兒王」韓生元和伊犁八十老藝人的指點，使自己的技巧和演唱水平都得到長足進步。

自1996年6月在伊犁首屆全疆花兒大賽中榮獲金獎一炮而紅之後，馬成連續多次獲得伊犁州、新疆乃至西北五省區的花兒金獎。2006年，馬成的首張個人專輯碟片《花兒流芳伊犁河》出版發行，開創了農民花兒隨光碟走出新疆、走向全國的先河。他演唱的《馬營令》、《清水令》等最為人們所稱道，被新疆花兒愛好者稱之為「花兒王子」。

2007年10月，時任昌吉市市長的譚成貴慧眼識才，將馬成從伊犁請到了昌吉市新組建的花兒藝術團。從此，馬成成為專職文藝工作者。安定的工作環境讓馬成更加奮發圖強，逐漸在河湟花兒的基礎上，結合新疆原生態的環境、民族習俗、語言音韻，形成了獨具新疆特色的「花兒」。

夙興夜寐 傳承發展

「『花兒』主要是口頭傳授，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傳唱。老一輩的傳唱者因身體等各方面原因不願再唱了，而年輕人大多沒有接觸過『花兒』，對這一傳統文化並不了解。長期這樣下去，『花兒』的前途很渺茫。」

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以馬成為核心的花兒創作團隊努力下，從2006年開始，二六工鎮正式成立了「花兒」培訓班，打造「全疆花兒藝術特色第一



馬成參加歌唱比賽



馬成為當地學生講花兒

鎮」，挖掘「花兒」藝術，搜集民間藝人，整理民間「花兒」詞曲……如今「連孩子們都會唱『花兒』，別的學校課間做廣播操，我們跳『花兒』！」

「『花兒』從娃娃抓起，學生的接受能力比大人強，我們並沒有要求學生們能把『花兒』唱到多好，就是希望提起『花兒』時，他們個個能表演。」馬成說。